

文 學 叢 刊

嚇·美·國·嗎

庚 尹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嗎 國 美 · 嚇

庚 尹

目錄

代序	一
開始了	七
一個女朋友	九
在包列街	二一
天大的教訓	三一
受了打擊以後	四三
從相逢到分別	五七
戰爭的人們	七三
算是後記	八五

代序

J G 我親愛的朋友：

(上略)

目前是一個複雜多變的時代，不單今年的情勢與去年不同，今天的情勢與昨天不同，就是這一點鐘的情勢也與上一點鐘完全兩樣。時代是永遠的在複雜多變的糾葛紛紜的當中一刻不停的演變着。

而我們研究的文學，是一種時代的現實的反映，牠的中心任務，不在追記過去，而在反映目前，並且指出未來的趨勢。不過以向來的文學形式而論，一篇作品的產生，往往需要一個較長的期間；因為作家創造一篇作品，必須經過許多複雜的過程：首先，作家必須去體驗社會的實際，觀察社會的現實，從多方面的體驗與觀察中發

現作品的材料；然後再將已得的材料加以細密的分析與解剖，找出牠的特徵與要點；更將這些特徵與要點加以概括的綜合與系統的組織，最後方才寫成一篇完全的作品。因此，一篇作品由發動以至於完成，必須經過很長的一個期間——幾月幾年乃至幾十年，有許多偉大的作品簡直是作家一生精力的總結品。可是，在這複雜多變的時代，一切的情勢，一切的人物，都在一刻不停的急激的演變着，作家要以向來的文學形式來把握這時代的急激的演變，是不可能的，而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報告文學的產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一般的文學作品的製作，必須經過多面的觀察，長時間的醞釀，然後創造出一個具體的形象；所以，這類形象大體是一般的時代中的一般的人物與事件之綜合的表現；譬如我們問一個作家：『你這小說裏的人物是以那一個人做模型的？』他往往回答不出。因為他並不是拿某一個人做模型的，他也許取了這個人的外貌，取了那個人的性格，又取了第三個人的行爲……是集合了他所觀察到的許多人物

的特徵與要點，經過綜合的思考，方才創造成功他的作品裏的人物；小說中的事件也同樣的，並不是某時所發生的某一事件的複寫，而是集合了許多事件的斷片，加以作家自己的想像的補充和系統的組織，方才創造成功他的作品裏的結構。可是，報告文學並不這樣，牠不是綜合的表現一般的時代的一般的人物與事件，而是個別的報導這一個時代中的某一特殊的人物所做的特殊的事件；牠所運用的不是概括的思考與綜合的形象，而是直接的感覺與具體的印象；我們如果問報告文學的作家：『你這作品裏所寫的是什麼人？是那一件事？』他就可以具體的告訴你，他是寫的某時某地某一些人物所做的某一事件。

報告文學是適應急激的演變的時代的情勢，而產生的一種文學的新形式；因為是特殊事件的迅速的敏捷的記錄，所以在某一篇作品裏，對於人物與背景以及構成事件的各個因素，往往不及刻畫得很細密，很精緻，人物是「平面化」的，事件是「輪廓化」的；但是，報告文學並不因為有這種缺點就把那藝術價值抹殺，

尤其足以重視的是牠的社會價值；正因為如此，方才能夠方便的得力的抓住時代的情勢的動態，迅速的敏捷的反映現實社會的急激的演變，而負起一般文學作品所不能夠擔負的任務。

我們如果拿畫來比擬，假定一般的文學作品——譬如小說是油畫，是水彩畫，那麼報告文學是木炭畫；對於人物或背景的描述，油畫，水彩畫，固然能夠畫得比較鮮明，比較深遠，但是，在「速寫」瞬息即逝的景象的時候，却非木炭畫不可。木炭畫，雖然只能夠繪出人物與事象的緊要的輪廓，而不能夠作更細密的描繪，但是，牠就把握住那人物的與事象的生命的基點；因為經濟的線條，明快的筆觸，容易激發人的強烈的情緒，反而獲得極高的藝術效果。

報告文學乃文學中的一種最新的形式，在中國尙未曾看到有人嘗試，即在外國也還沒有怎樣豐富的成績；你寫的報告文學第一集，我正讀到了，我十分高興；我知道你在開始這種工作的時候，很少什麼既有的經驗可以參考，所以你的工作是

很困難的。

不過，你在盡你的力，已經開拓了一個新的視野。你現在所取的題材，是屬於世界經濟恐慌中的美國的現實情勢，篇數縱然不多，篇幅即使很短，但是我讀完了之後，頭腦中就清晰的展開了所謂「繁榮」的黃金國的一面的現狀，而且也隱約的透視到牠的前途的必然形成的景象。這是你的報告文學第一集的最有意思的收穫。

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像你在這報告文學第一集中所報導的一類情勢，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隨時隨地正在發生；但是，像你的這樣明快的畫出牠的輪廓的文學作品，中國自然少有，即在外國也不多見；這證明，激變中的一切的新事件與新形勢，如果沒有新的文學形式就不能夠迅速的敏捷的表現出來——這種新形式是正適應這種新情勢（也就是文學的新內容）而產生的。如果期望文學的能夠迅速的敏捷的反映出急激的演變的時代中的一切情勢，那就應該勇敢

的來嘗試這種文學的新形式。

你的勇敢的嘗試，在這時代，對目前的中國的文學界，正貢獻了很可寶貴的經驗！希望你能夠在這方面繼續努力，企圖獲得更豐富的成績！

（下略。）

你親愛的朋友 I K。

開始了

先介紹一下。

我有一個要好朋友，叫林廣。

他十一歲，漂流到美國去；二十四歲，漂流到中國來。他在美國的時候，跑過許多繁華荒僻的地方，見過許多離奇古怪的人事，受過許多辛酸苦辣的災難……。

他與我，談了許多話。唔！唔！唔！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現在，在此處，大刀闊斧的，粗枝大葉的，給我記下一點來了。
你要是有興趣，那麼，不妨看看。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夏天。在上海。

一個女朋友

我們念念不忘的紀掛着：多齊小姐啊！

多齊小姐與我們在一個工人子女學校裏同過學。

我們曾經去訪問多齊小姐的住家；她的住家，很不差；有沙發，有收音機，有一部汽車；他的爸爸，哥哥，是××工人，收入很好；她的媽媽，姊姊，很愛她；她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弟弟；日子過得很鬧熱的。

我們有一次，很羨慕的對她說：

『你的境遇，很好！很好！』

她有一次，其實是誠意的對我們說：

『我願望你們，都能夠快活一點；假如誰，弄到一套比較整齊的衣褲來穿，我可

以陪他去玩；到康尼島去玩，歡喜嗎？那邊很好玩哪！」

可是，我們就向她，蹺蹺嘴唇，翻翻白眼；並且，有一個就用有點刻薄的口氣回答她，說了這樣的一大堆：

「謝謝，謝謝，多齊小姐！你請把這一份好意，去給另外的人吧，那樣子好看的小白臉，有的是！他們不僅衣褲整齊，而且頭髮光燙，面孔胖胖的，閃亮的皮鞋走起路來那麼乖得乖得的，蠻漂亮的！對的，那邊很好玩哪，我們知道的。公子哥兒，臭花娘子，要幽會，或者談戀愛，或者害相思病，多到那樣的地方去玩的。你，懂了，有點意思了，那麼就一個人去也可以，包你有小白臉來吊膀子的。小白臉，很多很多！都在起勁的找姘頭，他們是發騷的雄鷄那麼，篤篤的奔着奔着，正是急急忙忙的，急急忙忙的，去追逐雌雞似的！」

「嗨！」

多齊小姐，長長的眉毛，豎了一豎；圓而又大的眼睛，睜了又睜；腮幫上立刻浮起

玫瑰色的兩個酒渦來了。「嗨！」這麼清脆明朗的喊了一聲。接着咕咕咕咕的笑起來了。

多齊小姐，那時候，年紀很輕，只有十七歲。是很天真爛漫的。

我們後來，絡絡續續的失了學，先先後後的不能夠再進學校去了，就與多齊小姐分別了。已經好幾年了。

好幾年來，我們轉輾流離，好像爛泥田裏滾石臼，越滾，越壞，一塌糊塗，悽慘極了。半工半讀的夢，已經破碎了。並且就是做工，也不趁心，常常失業。甚至於要混一張嘴，也非常不容易。

我們落難了。有很多走散了，彼此的生死存亡，完全得不到一點消息。有很多却絡絡續續的又會面了，先先後後的住到紐約的郊外來了。

紐約的郊外，落難的人，碰來碰去，不計其數。當然還是人，不是泥塑木雕的；所以穿的，吃的，住的，到底少不了的。

於是彼此互相幫助，挖泥，做坑，把別處檢來的木板，木棒，七搭八搭的搭好，再蓋上一些石塊，瓦片，或者半爛的洋鐵皮。這樣的做成了暫且躲避風雨的住家。不消說，是壞透的。

於是在白天，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年青的，成羣結隊，跑往各處，零碎的拍賣氣力，不論怎樣苦的苦工也做。實在沒有辦法，就厚起面皮，整到街頭，低了頭，屈了腰，伸了手去，向來來往往的行人懇求布施一點。或者到那堆有垃圾的地方，去兜圈子，做廢物利用的事情。出於萬不得已，在黑夜，不睡覺了，冒險了，也去爬窗撬門，偷一點，盜一點，不管私有財產制度的現在這是所謂犯法的行爲。不消說，是在侮辱中，卑屈中，悲苦中，硬住著脊骨掙扎的。

而在這樣落難的時候，而在這樣倒楣的地方，我們誰都料想不到，與多齊小姐竟又會面了！

多齊小姐，如今與我們一樣了。她的住家，不像從前；已經沒有沙發，沒有收音機，

沒有汽車；甚至於只有弟弟還在一起了；她的爸爸，媽媽，哥哥，姊姊，都不在一起了；他們那裏去了？怎樣了？這不大清楚；我們沒有問她；她也沒有向我們說；想來與大家一樣，因為天災人禍，弄得七零八落，終於生離死別完了！

多齊小姐，與從前完全不同了。生活的內容，決定了個人的意識。正如時代的內容，決定了大眾的意識。就是這個道理吧。

『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是我們的血與汗所製造的！』

這一類忿忿不平的口聲，在紐約郊外，隨時隨地可以聽到的。

不過多齊小姐聽到了，她那長長的眉毛，豎了一豎，好像畢挺的兩條標槍了；兩顆圓而又大的眼睛，趁勢吊起來了；蒼白的面頰，突然發出紅炎炎的光輝；她非常沉着的，然而又是非常熱烈的說了：

『沒有我們自己應該享有的一份，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我們自己，一向糊塗，過於懦弱，太不爭氣！所以讓一班壞蛋，拿走了我們的一切！於是他們那邊，積蓄起

來的是財富，是罪惡，能夠那麼的奢侈，那麼的造孽。於是我們這邊，積蓄起來的是貧困，是不幸，只有臨到災難，臨到做犯人做奴隸。不過我們是否永遠的絕望！

多齊小姐與我們，分別好幾年了，在重又會面的第一次，就聽到她說了這樣的話，實實在在給了我們很大的刺激！

多齊小姐，不久成爲我們的中心人物，成爲我們的原動力。她不時供給我們的，是無量的鼓勵，是無量的勇氣。她幫助我們，深切的認識許多問題，正確的解決許多事情。要是有她在場，我們總特別興奮，特別振作，特別有頭緒，特別有膽量。

所以，當饑餓遊行發動的時候，我們是屬於最激昂的一羣的，是有力的基本隊伍。多齊小姐，是我們這一部分隊伍的領袖。

那一天，上午八點鐘光景，各處的隊伍，很快的會合攏來了，就我們這一路，大約有七八萬人。

我們很嚴肅的，浩浩蕩蕩的，繞過許多街道，決定到彼德列公園去開露天大會。

同時，另外有一路，同樣的大約有七八萬人，到中央公園去了，也開露天大會去了。

還有順便從弄堂裏衝出來的，從街道上跟了來的，自動參加來的人，很多很多。根據調查，兩處地方，一共有二十多萬人。

在街道上，警察也比平常多多了，頭一伸一伸的，眼睛骨碌骨碌的，神色慌慌張張的。汽車，電車，貨車，都停住了。只望到人，人，好像潮水一樣的湧來，湧來，湧來，旗子，傳單，帽子，紛紛的正在飛揚。一陣一陣的喊聲，宛如震天動地的大雷雨，打激着整個紐約，打激到全市民的心上！

彼德列公園，一會兒工夫，就給人擠滿了。

我們都非常興奮。多齊小姐，尤其興奮。她決定演說的。

我們這邊，最先一個爬到木凳上去的，好像一尊銅像一樣高高的站起來了，那就是多齊小姐！

多齊小姐，胸部略略的挺出向前，左手屈一個V字，手掌兜住嘴巴，右手握好拳頭，鐵鎚一樣的揮擊到空中，開始演說了：

「諸位，親愛的兄弟姊妹！爲的要求一片麵包不得不拚命的人們……！」

但是，情形不妙。正有大隊的警察，望到演說的人，就橫衝直撞的撲過來。

多齊小姐，話才說了一個開頭，警察已經撲到跟前，把她一把抓下去了！

多齊小姐，在警察的暴力之下，一邊掙扎，一邊想再爬到木凳上去。

另外決定演說的人，自然立刻的爬上木凳去了。

「……………」

不過也只說了一個開頭，又被警察一把抓下去了！一個跟斗，兩脚朝天的跌下去了！

又一個爬上木凳去了。

「……………」

又被警察抓下去了！

又一個爬上木凳去了。

「……………」

又被警察抓下去了！

又一個爬上木凳去了。

又被警察抓下去了！

演說的人，是前仆後繼的！不過多給警察，好像抓小雞似的！

在彼德列公園，東南西北，演說的人，很多很多；不過都被警察抓下去了！

整個公園的羣衆，終於再也節制不住自己的忿怒了，更加激昂了，與警察扭起來了，好像狗咬一樣的！

秩序，已經大亂！

警察奉了上司的命令，爲要驅散羣衆。

但是，羣衆驅不散。

反而把羣衆的火性，撩起來了；反而把羣衆的熱血，弄沸滾了；警察，反而被羣衆包圍了。

警笛，尖利的吹響了。警棒，揮來揮去的。羣衆不聽約束，那麼吃生活，警察亂打起來了。

羣衆，自然要自衛。情形發展下去，可是變成了反攻。因此把公園裏的樹木，統統拗斷；把所有的木凳，統統拆散；把各處的石塊，統統捉到手上；就用這些當做武器！就以打擊答復打擊！

羣衆的忿怒，是可怕的。

軍政當局，自然又是加強暴力。

軍政當局，馬上又下命令了。

命令消防隊，馬上全體動員；水管接好龍頭了，瞄住羣衆開始癡狂的掃射了！

又派了五千騎兵，吹了洋號，揮着鎗托，長鞭，連同馬的鐵蹄，正飛一樣的來了，爲要驅散羣衆的！

以後……

以後……

在彼德列公園，在中央公園，是同樣的情形；這邊那邊，是凌亂的紙片，是破折的旗子，是踏濺的尼帽，是踩壞的皮鞋，是縱橫狼藉的木棒，石塊，污泥，水跡。

還有，紅色的，紫色的，是血！

還有，僵臥着的，七顛八倒的，是屍體！

以後紐約的報紙，那資產階級的御用的報紙，關於如此如此的情節，可是輕描淡寫的，貓貓虎虎的，僅僅載了幾句。關於死的人，傷的人，有多少？與軍政當局的屠殺，殘暴，兇狠，是怎樣的？莫說有他媽的幾句公正的話，竟一個字也沒有提起！

不過在我們，一直到如今，全都清清楚楚的，火辣辣的，記在心裏！

而多齊小姐，唉！她與另外許多伙伴，被警察抓去了，沒來得及搶回來！

多齊小姐，現在怎樣了？

被打到地獄裏去了，正在受苦，正在受罪！

多齊小姐，爲的什麼？爲的誰？

這，我們明白的！

不知道還要多少時候，她方才能夠回來啊……！

在包列街

平常，我們這一批人，總是皺着眉頭，板着尷尬的面孔，脚步一拖一拖的。一回兒，從包列街的這邊走到那邊，一回兒，又從包列街的那邊走到這邊。

『應該走到那裏去呢？』

要是有人問這麼一問，那麼就問住了，一定老半天回不出話來！

我們是在好久以前，就住到包列街上來的。連骯髒的，霉臭的，千釘萬補的，踩重一點好像就會踩倒的，那小而又小的房間也租不起住的，就在包列街上露宿。白天照例在包列街上徘徊。這並非偶然的。

我們都記着，包列街，有一個籠統的古怪的別名，是「叫化子街」；我們也都記着，住在包列街上的，露宿在包列街上的，徘徊在包列街上的我們，同時，也有一個

籠統的古怪的別名，是「包列叫化子」；雖說這也正在美國第一繁榮的都市紐約！

我們的包列街，是怎樣的一條街呢？

看看，街面，也不算十分的狹仄，廣闊的程度，大約一百來尺。街的中央，敷設着流通電車的並行的雙軌。街的兩旁，又向上構造着粗壯的高大的鐵架。鐵架上，又敷設着流通電車的並行的雙軌。並且再上面，同樣的還有着的一層。並且在地下，又同樣的還有着二層。

鐵軌，重重疊疊，上上下下，一共五層。另外還有人行道，汽車路也有的。把一份土地，好像變戲法，擴大了五倍的應用程度，物質文明的速率的激進的表現，人類智能的變化的技術的成績，夠得上喝采的！

這些建築，在當初，流紅汗，流白汗，辛辛苦苦，肉勞動者建築起來；這些勞動者，就是我們這一批人；不過佔有了牠，牟了利的，發了財的，那不是我們自己；我們以後只有流落了，不得不在包列街上住，不得不在包列街上露宿，不得不在包列街上徘徊！

我們互相看看，是怎樣的一批人呢？

我們的樣子，就使稍稍帶了一點包列街的地方色彩的，那麼真與叫化子，並沒有什麼差別。我們有的穿着破成魚網一樣的襯衫；有的褲管滿是孔洞，孔洞好像很是賴皮的神氣；有的皮鞋沒有後跟，或者前底掌已經磨穿；全身大多只剩一把骨頭；蓬頭披髮，臉黃肌瘦；都很不成樣子，都很不中看。

都很不成樣子了，都很不中看的，不過我們有什麼辦法呢？說起來，包列街上的一切，電車也是，街車也是，高架電車也是，地下電車也是，凡是由勞動者建築起來的，都是我們這一批人所動手的；就在這美國第一繁榮的都市裏，各處巍巍乎的，富麗堂皇的，衝到天空裏去的，三十層四十層的，三萬幢四萬幢的，那些大銀行也是，那些大公司也是，那些花園別墅也是，也都是我們這一批人建築起來的；可是佔有了牠，享了現成福的，投了機取了巧的，那又不是我們自己；我們以後只有流落了，不得不在包列街上住，不得不在包列街上露宿，不得不在包列街上徘徊！

都市裏的一切建築，好像越做，越少，然而我們這一批人，相反的越來，越多。都市裏的一切建築，好像已經做完，然而，沒有完的是我們這一批人的生命！

在「叫化子街」也吧，做「包列叫化子」也吧，可是我們總得活下去！

我們不得不在包列街上住。連骯髒的，霉臭的，千釘萬補的，踩重一點好像就會踩倒的，那小而又小的房間也租不起住的，就在包列街上露宿。白天照例在包列街上徘徊。因此我們自自然然的，染上了包列街的地方色彩；也養成了粗野的馬虎的脾氣；總之，習慣了這裏的一切。我們在街上，連撒尿都拉開了褲斗就撒了；女人走過來了，唔，對不住，不在乎的。

關於撒尿，就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回似乎是好笑的事情。

在頭一天晚上，高個兒亨利，他捧好自己的肚皮，扔了兩扔，兩條竹竿似的腳骨，又得老闆老闆的站住了，把自己的褲斗拉開了。

一陣尿沖到街上的聲音。

『哼哼！叫化子頭！』

可是馬上來了干涉！有兩個巡邏的警察，鼓着眼睛，好像貓兒看到老鼠似的，飛快的趕過來了！

『什麼事？警察先生？』

『什麼事！隨便撒尿犯規！』

『犯規！』

我們這一批人，不約而同的圍了上去。

『怎麼不知道照法律辦，褲斗上忘記扣住一個鈕子，要罰大洋五元！何況是在街上隨便撒尿！你不成體統！你不顧公衆衛生！』

『呵，我們這一帶地方，大家習慣了，一向拉開了褲斗就……』

『你沒有知道！照去年的統計，已經逮捕了三千多起，是犯了隨便撒尿的禁例的！』

『三千多起，四千多起，一點沒有知道。報也買不起來看。買一份報就要五分錢……』

『有五分錢也來不及去買報，剛好可以喝一杯咖啡……』

約翰遜這小伙子，是最愛說話的。他的嘴巴一尖，就從旁插進來了。

『怎麼！叫化子頭！你們不成體統！你們不顧公衆衛生！』

『如果講體統，如果講公衆衛生，那麼在我們這方面，應當解決的緊要問題：第一，是不餓肚皮！第二，是……！第三，是……！』

的確！約翰遜的話，一點不錯！不過警察之一，馬上鑿斷他的話。

『哼！局裏去！哼！』

兩個警察，都氣壞了，要動手抓人了。

可是圍上去的人，一點也不怕。並且不恭敬得很，有的故意做出嘲弄的鬼臉。有的七七八八的說起嘲弄的話來了。

「局裏去也好也好；關到監牢裏，第一吃的就不用愁了！」

「第二，體統也顧全了！」

「哈哈！喂！等一等！等一等！讓我也撒一泡尿！」

「對！請多抓幾個！」

「贊成！贊成！」

這樣一來，兩個警察，又顯然爲難了。他們覺得，要抓，這不好；要不抓，這又不好。要抓，這有些——因爲到處的監牢，早早宣布人滿，已經不堪擁擠；要不抓，這於面子上，又太下不去。他們越加氣壞了，就揮動警棒打人了。

一陣警棒打到肉體上的聲音。

然而，警察多呢？還是我們叫化子多呢？多得多的，正是們我叫化子；在必然的趨勢之下，我們有了團結，我們抵抗！

我們奪下警棒，奪下警笛；扎，扎，扎，就把他們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像以前，我們

太客氣了，讓他們這種混蛋，耀武揚威長久了；然而，現在我們不客氣了。

『丟你媽的！』

『噢——嗨！』

我們咒罵着，吶喊着，把兩個警察一抬，趁勢攆進地下電車的甬道去了。

我們彼此揚一揚手，很快的分散了。我們眼睛一閃之間，已經化整爲零，好像遊擊隊的兵士。許多看鬧熱的人，還沒有趕攏來，我們已經各自各的溜走了。

『哎啞——』

喊聲好像是布撕破似的，從地下電車的甬道裏傳了出來，也許差一點把他們攆死了。

似乎好笑的事情，是如此的。雖然是自然的激發，並非有計劃的行動，但是應當並非沒有意思的吧。

第二天晚上了，我們又在一處了；提到頭一天晚上的事情了；高個兒亨利，故意

捧好自己的肚皮，扔了兩扔，兩條竹竿似的腳骨，又得老闆老闆的站住了，把自己的褲斗拉開了。他勉強的撒了一泡尿。這玩笑行爲，總算沒有給巡邏的警察撞見。

我們很奇怪，很難得的，很開心了！很活潑了！很興奮了！約翰遜的話也更加談得起勁了！

我們談到「叫化子街」，談到「包列叫化子」。這樣的街，這樣的叫化子，別的地方，也很多。應當互相聯絡，必須趕快團結。首先把同一條街上的同樣窮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再進一步，把同一都市裏的同樣窮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再再進一步，把同一國度裏的同樣窮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再再進一步，把全世界的同樣窮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同心協力的。爲了什麼嗎？爲了大家的體統！爲了大家的公衆衛生！我們現在是，窮苦到連撒尿的地方都沒有的！

團結就有力量！

兩個警察算得什麼！

就是這一回，弄清楚了，我們開始組織了；不，不應該說就是這一回，弄清楚了，我們加入組織了！

天大的教訓

時候是夜間，敲過兩點鐘了。

尼可利尼與伯比尼，這兩個意國人，裝做地下電車的巡查模樣，很技巧的挾好兩個帆布小包，從運河街的地下電車的進出口溜進地道去了。

在地道裏，疎疎落落的電燈，要瞌睡似的閃着淡淡的黃色。亮光不強，所以地道裏還是黑黝黝的。

一列地下電車，格塔格塔發出聲響，從上埠開來，正搶到他們的身邊。這使他們的情緒，好像弦線的那麼，緊緊的扣住了。他們很兢心，對於各自挾着的帆布小包。爲着各自的帆布小包，已經好幾次的各自心驚肉跳過了。

地下電車，停頓一下，又開去了。隔幾分鐘，又有從下埠開來的，停頓一下，又開去

了。上下的乘客，並不很少，不過都匆匆忙忙的樣子，誰也沒有注意他們。他們的心，於是又平靜起來了。

他們從湛波街的車站，朝荷蘭地道前進。這是漢特生河的河底下面，貫通了紐約市與紐賽士洲的重要的交通地道。

「注意！伯比尼，前面有狗！」

尼可利尼壓低聲音說。

已經發見了兩個警察，正慢慢的從那邊向他們踱過來了。

伯比尼咬咬牙齒，沒有回答，只是貼住尼可利尼的身子，用力的靠過去。尼可利尼就隨來勢讓過去。於是兩個人，都隱到支撐地道的弓形的鐵柱的旁邊了。

「唔，再前進，恐怕……」

尼可利尼說；大約猶豫了半分鐘光景，他又說：

「好了，就在這裏吧！把牠們好好的放下！」

伯比尼與尼可利尼，把各自的帆布小包，小心謹慎的放到鐵柱的柱脚上了。他們很輕快的走回頭了。到淇波街的地下電車的進出口溜出來了。

這一夜，他們手忙腳亂的，一直弄到天亮。他們和其他的無數工友一樣，爲……！天已經亮了，他們的工作，方才告一段落。他們有點疲倦，可是並不睡覺，一起走

向第十四街東邊去了。

街頭的情形，與平常，大不相同。人聚得很多，並且紛紛的議論着。

「噢！驚人的消息！」

「噢！芬斯蒂與沙哥！執行死刑！」

「噢！偉大的鬥爭進行着！」

「噢！荷荷地道！華爾街！發現炸彈！」

「噢！炸彈隊……！」

「噢……！」

專買工人日報的報販，已經急迫的跑過來了，響亮的喊過來了。

在工人日報上，已經用特別大的字，刊出「炸彈隊」的消息；「炸彈隊」的消息以後，是各處工人將要「罷工」的消息。

這一類消息，伯比尼與尼可利尼，以及其他的工友們，與工人代表們，是正急切要知道的！

工友們，工人代表們，越聚，越多了。有的從電話局來，有的從電燈公司來，有的從自來水廠來，有的從鐵工場來，有的從火車站來，有的從碼頭上來……有的從機器司，有的是鐵匠，有的是木匠，有的是泥水匠，有的是電車賣票員，有的是搬運夫……他們是幾百種不同職業的與失業的工友們，工人代表們，他們趕到這一帶地方來了，偉大的活動，正開展在他們的眼前。

街頭的消息，很複雜，傳得很快。不久傳來這樣的消息，是政府方面接到了世界各處打來的電報，有日內瓦的，有柏林的，有倫敦的，有巴黎的，有東京的，有上海的，有

莫斯科的；世界各處的工人，一致聯合起來，打電報給美國政府，要求赦免芬斯蒂與沙哥的死刑。

伯比尼與尼可尼利，與沙哥並不認識；但是認識芬斯蒂；芬斯蒂與他們是同鄉，也是意國人。

芬斯蒂，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意國，有一個莫沙利尼，也是了不起的；莫沙利尼把全意國的政權，軍令，一搭擱子，都抓到手裏；他要這樣，就這樣；他要那樣，就那樣；他是了不起的；現在各國的什麼天皇，什麼宰相，什麼總理，什麼主席，爲要挽救場台的局面，爲要固持他們所有的有些人叫做壓迫階級的命運，都向莫沙利尼學習所幹的那一手；可見莫沙利尼是了不起的。

不過芬斯蒂，照有些人說的是號召大眾，領導了被壓迫階級的；可見他也是了不起的。

壓迫階級的統治者，把莫沙利尼當老頭子，跟到莫沙利尼的屁股後，做一條尾巴。被壓迫階級的大衆却把芬斯蒂當朋友，擁護芬斯蒂這樣爲大衆努力的鬥士，站在最前，當一面大旗。

在人世間，如今發生了什麼階級戰，戰他媽的！壓迫階級，是否能夠壓迫到底呢？這十分明白，不能夠的！被壓迫階級，是否總有一天獲得解放呢？這十分明白，一定總有一天的！

伯比尼與尼可利尼，認識芬斯蒂，雖然不認識沙哥；但是沙哥與芬斯蒂，意志相同，這他們都認識的；沙哥的與芬斯蒂的意志，也就是大衆的意志！

芬斯蒂說，大衆要有出頭的日子，不革命，這不行！芬斯蒂做過各種各樣的工，遭受了說不窮盡的侮辱，經驗到難以形容的痛苦；他親眼看見，白人把黑人，那麼活活燒死；工廠的老闆及其御用的職員，那麼揮着皮鞭，鞭打年幼的童工；又那麼毫無廉恥的引誘，或者強姦清白純潔的女工；分到利潤的軍隊，又那麼殘酷的凶狠的槍殺

礦夫……；總之，一切的不平，一切的不幸，把芬斯蒂的良心激怒了；於是他奮發了！革命了！

沙哥也同樣的，是一個可敬可愛的英雄；他們爲要大衆，擺脫壓迫，獲得解放，認爲舊社會必須推翻，要趕緊把新社會創造起來；大衆信仰他們，都跟了他們走！

「芬斯蒂？沙哥？什麼這些搗亂的傢伙！」

壓迫階級的人們却這樣的說；又說他們殺人放火，破壞秩序，危害國家；統治者就把他們捉住了，定他們的罪了！

芬斯蒂是住在美國的意國人；所以是同鄉的伯比尼與尼可利尼，特別感到親近。企圖赦免芬斯蒂與沙哥的死刑，企圖釋放芬斯蒂與沙哥，在鬥爭緊張的時候，「炸彈隊」也組織起來了；伯比尼與尼可利尼，就勇敢的參加到「炸彈隊」去工作了。

政府方面，收到世界各處打來的電報了；同時，又送到許多使他們吃驚的報

告，是關於「炸彈隊」的；有許多處的炸彈，已經發現了；在芝加哥埠，有五處地方就激烈的爆炸了，連市長的住宅花園也拋進炸彈去了；還有更加嚴重的報告，是大衆爲要救得自己的朋友，準備全紐約的電燈公司，自來水廠，電話局，電報局，高架電車，地下電車，郵務員，清道夫，以及其他的工廠，來一次聯合的大「罷工」

紐約戒嚴了。

一回兒工夫，武裝的警察，各處都是了。各處的工廠，各處的交通重要的地帶，各處的行人，都受監視了。

然而，大衆勝利了！

各處的播音機，有這樣的消息，播送來了：

「芬斯蒂與沙哥，緩期執行死刑，聽候再審，或者有釋放希望……。」

這是多麼好的消息啊！

有許多人，實在高興極了。

「真的嗎……？」

有許多人，却不敢驟然的相信。

不過原定執行死刑的時間，已經過去，芬斯蒂與沙哥的，確還在監牢裏活着。彷彿是暴風雨，現在平靜下來了。

工友們，工人代表們，多吐吐氣，寬了心，身子輕鬆不少，非常快活。像伯比尼與尼可利尼，是愛喝幾杯酒的，彼此摸摸衣袋，還有一點錢，就彼此挽了手臂，跨開大步，興緻極好，一徑走到下等的酒巴間去了。在酒巴間，今天特別擁擠，這樣盛的生意，好久不曾有過的。喝酒的人們，撞着，跳着，叫着，又有的哇啦哇啦的唱起歌來了。

「和平解決了吧？」

伯比尼喝了第一口酒，就這麼說。

「也許能夠恢復自由。」

尼可利尼正把嘴湊到杯子上，立刻又仰了起來，就這麼回答。

他們放肆的喝着酒，不久都喝醉了。

他們回到住處，倒在地板上，不久鼾聲呼呼的都睡熟了。

他們在做夢了！還是在喝酒！從來不曾如此快活！

不過——哦，極壞！

第二天早晨了，他們還沒有睡夠，隣居的工友們，却把伯比尼與尼可利尼吵醒了，大家瘋瘋癲癲拉起他們，就一直向第十四街東邊跑去了。

什麼事情呢？

馬上明白的！

原來，所謂緩期執行死刑，所謂聽候再審，所謂有釋放希望，是滑頭的政府騙騙大衆的！

政府方面，設法使大衆的情緒，暫且和緩下來，一邊却用非常手段，佈置得非常周密；當夜十二點鐘，把芬斯蒂與沙哥，仍然執行死刑了！

比較詳細的情形，由一個獄卒傳了出來。

據說，芬斯蒂臨刑的時候，有一個不要臉的牧師，去替他做禱告。他，斷然拒絕。他對牧師說，他要免去這無聊的一節。他不要偽善的基督教徒，到他的跟前表演這種油腔滑調的把戲。他說，他沒有什麼需要懺悔，他對於自己做的事，堅決的自信，全都合理的。他說，他曾經努力的宣傳，熱烈的工作……他把他能夠做的事業，全都做到了；最後，他甚至於不惜把他的性命貢獻於他的事業！他說，他並不怕死，他們，他們縱然把他綁到電椅上毀了他的性命，可是他的精神是不滅的！他是爲了千千萬萬的大衆，他盡忠到底，坦然就義，千千萬萬的大衆會永遠記着他的！永遠不會忘記他的……關於沙哥……」

芬斯蒂，完了！

沙哥，完了！

「那些恨不得抓了來咬死他們的大騙子！以後，以後，不可以……以後再不可

以……！以後務必……！

伯比尼的臉上的青筋，蚯蚓似的一條一條凸了起來，而且一牽一牽的扭動着，口水飛濺的咆哮了！

尼可利尼的眼睛發鈍，唇嘴發白，話都說不出來了！

在工人日報報館的附近，停留着許多發怒的，懊惱的，咒罵的，甚至於失聲痛哭的工友們！

可是武裝警察，動手了，指揮起來了，不准工友們停留着了！

架好機關鎗的摩托車，那殺人的凶器，一隊一隊的，勃勃勃勃的，又正開過來了！

受了打擊以後

密司忒趙，在東方古董店，當過小夥計。

密司忒趙，是很規矩的年青人，不喝酒，不吸煙，不打野鷄，賭博也不歡喜的。可是愛說話，又愛默想。愛說話的時候，噉哩呱啦的好像麻雀一樣。愛默想的時候，把牙關咬緊了，那麼三扁擔也打不出一個悶屁來了。

密司忒趙，在東方古董店，要算一個出色的人才了。他與同事們很和睦。並且懂得老闆的脾氣。再則善於操縱顧客的心理。還有一手塗飾洗刷古董的工夫，尤其高明。

每一件古董，經過他的塗飾洗刷，真奇怪，就十分容易賺錢。顧客最高興與他做生意。同事們都拜服他的能幹。老闆更加歡喜他，對他特別親熱，簡直好像對待自己

的兄弟。

七月十三那天，老闆墨爾東，凸着好像大銅鼓一樣的肚皮，眼睛笑眯眯的，拉開肥而又厚的嘴唇說：

『喂，趙，我的小夥計！這個，這個，這個罐兒，這個正從唐人街買來。這個勞你的神，這個，這個，這個拿去洗刷一下，這個拿去塗飾一下。這個，這個，這個你這個一定做得很好的！』

說老實話，老闆墨爾東，是一個壞東西。他常常利用密司忒趙的休息時間；當密司忒趙，要動身回到住處去了，就把一些可笑的爛東西，交代過來了。

不過密司忒趙，表示推却，或者使他失望的事，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第四天了，密司忒趙，把罐兒拿回來了，恭恭敬敬的說：

『墨爾東先生，罐兒已經整理妥當，請看看。我很費了一些勁，弄了又弄，足足三個晚上沒有好好睡覺呢。』

老闆墨爾東，把罐兒旋過來，旋過去，看了又看，不禁又驚又喜！罐兒實在弄得太好了，他就好像看到紅紅綠綠的鈔票一樣的心花怒放了，不住的稱讚起來了：

『這個，這個，呵！這個，這個很好！很好！這個，這個你，這個把牠，做成這個，這個乾隆時代的寶物一樣了！呵！這個你，這個，很好！這個，這個！』

隔了一回，老闆墨爾東，額外的送給密司忒趙一塊錢。

老闆墨爾東，把罐兒拿到自己的寫字台上，用一種看裸體美人的心情，對牠坐下，足足看了半個鐘頭。後來跳了起來，把罐兒捧住，陪着笑臉，急急忙忙的拿到陳列優等貨色的玻璃間去，很用心的選了一個引人注意的地位擺下去了。

果然，這個罐兒，絡絡續續的引起許多顧客的注意了。

八月二十七天，店裏來了兩個顧客。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與老闆墨爾東同樣，也都凸着好像大銅鼓一樣的肚皮。那個女的，並且多着兩隻好像冬瓜一樣長而又胖的奶奶。這兩個顧客也注意到這個罐兒。

平常，有一些人，愛到什麼古董店來找什麼玩意兒的，身邊很有錢，這是無疑的。所以，他們毫不在乎罐兒的賣價，竟這樣的昂貴。

『親愛的先生！這個罐兒，你一定歡喜的！你一定認識的，這是乾隆時代的寶物呢！』

密司忒趙，不慌不慢的應用商業上的說法，拿出一般做生意的本領來了，對顧客這樣的說。

老闆墨爾東，眼睛笑眯眯的，正站在顧客的旁邊。

那個女的從那個男的手上，把罐兒接過去，動手動腳的摸了好一回。顯然的她對這個罐兒，也馬上的發生了極好的感情。

密司忒趙，是愛說話的，一開了頭，就好像麻雀一樣的。

『親愛的太太！這個罐兒，找遍第五號車路的古董店，找遍唐人街，就使到中國去找，也難找到一個同樣的，除非北平的故宮博物院，那或許還有也不一定！』（那

時候，北平的古物尚未南遷……！）

密司忒趙說話的口氣，充分的熱情，非常的動聽。

接着，他又說了許多話。以爲這是老闊墨爾東先生，前年遊歷中國到北平的時候，一個姓張的將軍親自送給他的。

『不錯，不錯，那個張××將軍，是海陸空軍的副司令，你知道的！這個名貴的古董，就是他那個赫赫有名的人物送給墨爾東先生做紀念的！』

密司忒趙的說話，好像詩歌，好像山海經，不僅情調濃厚，而且似乎都怪有趣的。

接着，他又說了許多話。以爲墨爾東先生得到這樣的古董，常常自豪，是了不起的名譽。所以，一向把牠留着自己玩，決不肯出賣。不過墨爾東先生，如今留着自己玩的，太多了。因此氣量比較從前，放寬一些了。想到照顧無法周到，倒不如拿出來，結結人緣。於是方才下了決心，打算給牠另外找一個多情的主人。墨爾東先生是多情的，平常，愛護這樣名貴的古董，好像愛護自己的太太小姐一樣的。

說得兩個顧客，簡直有些飄飄然了！

老闆墨爾東，嘿嘿嘿的笑了！

密司忒趙，這一注生意，做成功了。

罐兒的賣價，美金五百元！

老闆墨爾東，太快活了，快活得手舞腳踏，好像小孩子一樣！

密司忒趙，也覺得很光榮。

顧客，不消說，十分滿足。賣價五百元，是小意思，所以討價還價的話，半句也沒有，就爽爽氣氣的照數付了錢。留下一個地址以後，就揚長的走了。相約傍晚七點鐘光景把罐兒送去。

密司忒趙，噫哩呱啦的說了半天，好像有些口乾，喝了一杯水。但是這以後，照他自己愛默想的脾氣又默想起來了。

密司忒趙，越想越多，越複雜，越不能夠安靜了。

密司忒趙，肚皮裏好像東西吃壞一樣，難過起來了，更加難過了，難過得簡直要發神經病了。

『呃！我很出力，這有點不要臉，說了多少謊話……！』

『老闆，這豬獾！倒很現成，這一注生意，又賺得許多錢了……！』

『那兩個顧客，是天字第一號的渾蛋！買去這樣的罐兒，有什麼好玩？多少無稽？多少荒唐……！』

『這樣的事情，呃！這樣的事情，在社會意義方面來說是多少不合理……！』

密司忒趙，面孔越綳，越緊；眼睛越睜，火氣越盛；心頭七上八下的；手脚也有些拿不穩了；他勉強的把罐兒包紮妥當。

傍晚七點鐘光景了，應該把罐兒送往顧客的住家去了。

這一趟差使，恰巧，又臨到密司忒趙。

送罐兒去的時候，可是不好了，終於不好了！

密司忒趙的右腳，剛剛跨出古董店的門去，左腳還留在古董店的門裏；驀然的聽到後面，『咳哼！』這麼咳嗽一下。是誰呢？有什麼事情嗎？他不由自主的掉過頭去；一望，是老墨爾東；彼此的視線，恰巧，好像電光火石似的交擊了一下。密司忒趙，心中一緊，趕快掉回頭來。老墨爾東，嘿嘿嘿的笑了。而密司忒趙的左腳，剛剛提起來，拎着的罐兒，却在門上一碰，就脫手了，摔到地上了！

『朋——啪！』

罐兒，破了！

整個古董店的同事們，都大大吃了一驚，亂紛紛的趕過來了。

老墨爾東，馬上不笑了，馬上變臉了，馬上眼睛睜得兩顆銅鈴一樣了。情不自禁的握好一對拳頭，通通的幾跳跳到密司忒趙的跟前了。

老墨爾東，是一個商人，是愛財如命的。這是很大很大的損失，要美金五百元。簡直痛到他的心裏去了！

了：
老闆墨爾東馬上決定了，這一筆損失，無論如何，他不承認，他暴躁的大吼起來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一回事！這個！你！這個！這個！真是！這個！挖了我的！這個！肉！這個！你！還有什麼話說！這個！你！一定要賠！這個！你！一定要賠！這個！這個！』

密司忒趙，很驚惶了。他頭有些昏，眼有些花，在跟前的同事們與老闆墨爾東，每一個人好像都有三四五個頭，都有六七八層面皮一樣。他的說話不大流利了：

『呵！墨爾東先生，呵！請，請，請原諒，請原諒……！』

老闆墨爾東，照舊大吼，口沫噴泉一樣濺到密司忒趙的臉上。

『這個！這個！什麼！請不請！這個！這個！這個！什麼！原諒！不原諒！這個！你！這個！一定要賠！這個！這個！……！』

『墨爾東先生，呵！請特別原諒，請特別原諒，我……！』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原諒！不原諒！這個！什麼！這個！什麼！特別！不特別！這個！這個！』

沒有那麼便宜的！這個你！這個你不要胡思亂想了！這個這個這個……！」

『那麼，那麼，墨爾東先生！那麼，我認賠，我認賠，給我的一塊錢也送還。不過，請千萬特別原諒一次。請允許我，照原價賠吧！請允許我……！』

『這個！這個！什麼！這個！那麼！那麼！什麼！這個！什麼！不過！這個！什麼！照原價賠！這個！你做夢！這個！你！總記得！這個！垃圾！這個！經過！我們的！這個！手掌！這個！也是！黃金！這個！這個！罐兒！這個！我！已經！賣！出去！了！已經！賣！出去！了！這個！損失！這個！我！這個！我不承認！這個！非！照！賣！價！賠！這個！不！可以！這個！這個！這個！……！』

老闆墨爾東，吼得呼呼的在喘氣了；面孔緋紅了，有汗了；喉音很快的沙啞起來了。

老闆墨爾東，爲了錢，是十足的市儈。他大半世了，就只在錢上轉念頭的。密司忒趙猶豫一下，沒有把話立刻回過去。老闆墨爾東，於是乘勢逼進一步來了。馬上要密司忒趙去簽一個字。賠是一定要照賣價賠的，總算特別通融，允許以後慢慢的在工

錢上扣除。一個他的老法子。

密司忒趙，雖然糊塗了一回，可是不久就冷靜下來。他懂得老闆的脾氣。老闆墨爾東，貪婪，固執，要克服他，那裏辦得到？不過，那麼，自己是不是表示屈服？是不是卑屈的辛苦的白白的再替他做幾年小夥計？工錢扣除去了，是不是喝西北風可以過活呢？……？

密司忒趙，終於覺得，與老闆墨爾東，已經沒有妥協的地步！要自己表示屈服嗎？不能夠了！

密司忒趙，關於這個罐兒的原價，來歷，那是都很清楚的。在自己未曾挖空心思，把牠弄好可以賣錢以前；在自己沒有扯了漫天的大謊，給那種有錢的瘟生買定以前；這是老闆墨爾東，到唐人街去玩的時候，扔了五分錢或者扔了一角錢就買了來的；而是寒儉的華僑從廣東台山裝了鹹菜帶過來的，一個泥燒的粗陋的蹩腳的罐兒！

密司忒趙，那裏受得住爲這樣的一個罐兒，把自己，把自己……？

密司忒趙，硬起來了，反動了，回答的話，就好像針刺一樣的來了：

「墨爾東先生，請平靜一點！你是大胖子，不宜於興奮，提防中風，請放點良心出來，你不給我想嗎？你，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猛不防備，老闆墨爾東，就送過一拳來，別，很響的，正打中了密司忒趙的眼睛。眼睛馬上漆黑了，什麼也看不見了。身子簸動起來了。接着，又一連的送過幾拳來，別，別……，都很響的，正打在密司忒趙的胸膛上。再也站不住了，則同一下跌倒了。

密司忒趙，吃虧不少！並且沒有就此幾拳了事，隨後關到監牢裏去了！

亞亞乎！關了一年零四個月又二十五天！

密司忒趙，從監牢裏放出來的第二天，就走到久違的東方古董店的門口來了。他抬頭一望，望到老墨爾東，就在那陳列優等貨色的玻璃間的旁邊，正與一個紳士丰度的顧客談話。老墨爾東，依舊很健康。也許在那裏，與顧客又正在做一注罐

兒的生意吧。

密司忒趙，自然非常氣忿。他想立刻衝過去，肚子裏在咒罵了：

「丟拉媽！我要殺死你這個王八！」

不過要是衝過去，真的能夠殺死這個王八嗎……？這樣的王八，不是到處很多嗎……？

王八他們現在不是勢力還相當雄厚嗎？他們互相勾結，狼狽爲奸，一鼻孔出氣的，不是還有警察，軍隊，律師，法官，官僚，政客，牧師，資產階級的御用的新聞記者，土豪，劣紳……，不是到處很多嗎？

那麼應該怎樣？

那麼應該那個！

那是偉大的，而且是艱苦的事業！

是的，是的！不過只要弄清楚了，如果不卑怯，有勇氣，沒有不盡力去做的道理！

密司忒趙，在監牢裏，熟了許多新的朋友，長了許多新的見識，得了許多寶貴的鬥爭經驗；他已經了解現社會的矛盾，污濁，黑暗，以及人類的恩與愛，仇與恨！

密司忒趙，覺得自己，何嘗犯罪？覺得自己，並非囚徒，而是俘虜，從階級鬥爭的火線上曾經被捕的俘虜！

做俘虜，是不甘心的！

密司忒趙，從監牢裏出來了，可是覺得自己，不過回到更大的監牢裏來！

監牢，應該打得粉碎！人類，需要自由！光明！

密司忒趙，記起自己的新的志願了；記起是偉大的，而且是艱苦的事業；全身筋骨緊了一下，脚步很快的走過東方古董店的門口去了。

從相逢到分別

我慢慢的走去。

一，二，三，四！

我心思很亂。爲要鎮靜一點，一面聽着自己嗒啦嗒啦的腳聲，一面默默的數着。

一，二，三，四！

我由可貝尤寧，走向察德司貴去。

在這條路上，我碰到許多人，有的三個四個一夥，有的五個六個一夥；他們的樣子，都和我差不多；衣衫，襤褸；臉，苦歪了；兩隻眉毛，緊緊的鎖住了；那下面，一對凹得可怕的眼睛，冒出遲鈍然而又是閃爍的亮光，看到無論什麼東西都好像要抓去吃的樣子；好像已經許多日子不曾吃過一點東西的樣子。

走到高架電車的車站正想穿過鐵階的底下這時候終於有幾個女人把我攔住了。他們要我送一點錢，一點也不肉感的手掌伸了過來。我却把我同樣一點也不肉感的手掌伸了過去！

彼此只有苦笑了我窮得精光，沒有錢送她們，她們當然不會反而有錢可以送我……。

我流離無定看去，看到靠鐵階的那兒，有一對特別發亮的眼睛，正釘着我。我回釘了一下。那個人，嘴上含着一支烟；兩隻手插在褲子袋裏；他忽然的微笑了，又趾高氣揚的一步一步走過來了。他一站站到我的面前，望了我好一回。我也就同樣的，望了他好一回。我心裏很懷疑，想到——忒他媽的，不知道和我開什麼玩笑來了！

他伸出手來了，一把抓了我的手，緊緊的握了好一回。隨後敬了我一支烟，一堵堵到我的嘴上。並且給我擦過火柴來。

烟點着了，他把火柴一揮，丟開去了，那收回來的，手拍的一下拍到我的肩上。我

出其不意的舉了手，也在他的肩上這麼着的拍了一下。兩個人不由自主的，都嘩嘩的狂笑起來了！烟就從嘴上掉落了，趕忙伸了手去接住牠。……

就是這樣的，我與白朗寧，互相認識了。

「哈囉！」

這元氣十足的喊聲，是最耳熟沒有的。正在招呼的，是白朗寧！

「哈囉！」

我馬上掉過頭去，接應了一聲。我們又走到一起了。

白朗寧望了我的面孔，要是他說：

「唔，林廣，怎麼？怎麼？你的神氣又很壞！」

那麼，我有揩油的機會了！

不錯，白朗寧很特別，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時候，他的神氣總是極好的。他一臉的微笑，一臉的光輝，並不是他所處的環境要比我的好，其實和我一樣，生活也過得極

壞。不過他比我，還要倔強，從古以來，既不搖頭，也不嘆氣，更不會吊一滴眼淚！我碰到他是最高興的！

白朗寧接着又說：

『林廣，錢有沒有也許早早沒有了？也許又餓壞了？好，好，走！』

說到走，就走！我是愛痛快的，不慣婆婆媽媽的那麼三推四却。白朗寧就很討厭裝腔作勢，決不假裝客氣。我又揩白朗寧的油了！向來他吃我的少，我吃他的多！

走到小館子裏去了。謝謝，空着的肚皮，於是有了救急的糧食。漸漸兒，我的心開始活潑的跳動，筋骨硬朗起來，眼睛正發亮了！當飢餓的時候，有朋友請我一頓麵包，真高興極了，我要永遠感激他！

從小館子裏出來了。白朗寧如果還有錢，而且有空，那麼一定又會拉我去看戲。否則，隨便分出一部份錢來塞到我的手裏。這樣慷慨尚義的朋友，在我生平，只碰到兩個，一個是他！一個是你！

我與白朗寧，因為性格差不多，所以十分弄得來。不久彼此就清楚了，信仰又是一致的，所以更加投契了。我們隨後合在一起做了許多事情。我們曾經到各處去，做那修理日來水管的手藝；曾經到郊外去，專門修理電線；曾經到火車站去，做搬運伙……我們什麼工都找來做，只要我們能夠找到工做。

我們很親密的，相處了二年光景。後來彷彿再也找不到工做了，大約都閑了一年。不過仍然非常親密。我們的人生觀，是相同的人年青，感情豐富，意志又極強健。我們都很自負，是很好的×××者。我們以競賽的態度，做了集團的許多事情。我們不是個人主義者。我們明白自己，是怎樣的一流人；我們是參加在集團裏活動着的。在這時代，有的人，殒落了，有的人，是前進的。我們要做前進的人，為什麼要做殒落的人？在這時代，有的集團，殒落了，有的集團，是前進的。我們要參加前進的集團，為什麼要參加殒落的集團？我們留心到這些！

在再也找不到工做的一年以內，我們每天分頭出發，去碰機會，每晚又會到一

起。會到一起了，還有別的朋友，於是討論，研究，處理我們應該處理的事情。這一年光景，在生計上，白朗寧對於我的幫助，是特別多的。他的活動能力，總比我好幾十倍。彼此在同樣困苦的局面之下掙扎，不消說彼此都極了解。

我與白朗寧，是再好沒有的對手，是最能夠共患難的朋友！

不過再好沒有的對手，要共患難更長久一些，終於不能夠了！是拆散定了！

是在××××××製造廠，發生了工潮的時候。

我們這一回，總算又在××××××製造廠，找到工做了。

但是做到第三個月，白朗寧被開除了，隨後又吃官司去了！

在第二次開審的時候，我曾經趕到法庭去。我是代表了××××××製造廠的三千多工人去的。

當我趕到法庭的時候，一看，已經擠滿了人，都是來旁聽的。這邊那邊，無論男女的，全都粧扮人時，一律的體體面面。只有我，是另外一付樣子，因為只有我是工人

的代表。

已經開審了。

一個肥頭圓臉的法官，捏着一張紙唸起來了：

『……根據調查，情節確實。被告前在原告人的×××××製造廠，管理機器。因為生產過剩，縮小範圍，被經理辭退。於是，對於經理，懷恨異常。隨在二月十一日，糾結流氓，侵入製造廠的經理室，圖謀行兇，實行搶劫。經理幸而脫險。其愛犬竟死於非命。若不按照法律嚴辦，不足警戒來者……！』

大意是如此的。當然，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法官之類，對這種文章，是寫得非常順手的，已經處理得熟練極了。但是我的本事太差，記不下來。（連×××××製造廠的名字，因為字母太多，也記不清楚了。其實我就沒有去記。我所記得清楚的，凡是他們的製造廠之類，總之是榨取我們的是剝削我們的！）

『你還有什麼話說？』

法官又問白朗寧。

「有話說的！」

白朗寧激昂的回答。

「你難道還要狡賴嗎？」

法官馬上頂了一句。

白朗寧滔滔不止的說起來了：

「法官！原告的控訴，胡說霸道，完全出於捏造！我並非被原告辭退，是被原告無理開除的；對的，我恨着他，與頭腦清楚的任何一個工人一樣，恨着任何一個資本家及其任何一個走狗；這是事實！我被開除以後，常常回到製造廠去，因為工友們和我，非常要好；不久又有一大批工友，被開除了，他們要我幫忙，組織一個工人保障會，但是我沒有什麼幫忙，他們一切都有頭緒，不過詳細情形，我不知道；不久從報紙上，讀到製造廠醞釀罷工的消息，當天我就去訪問他們；我走進製造廠，原告保爾克烈克，

在巡視工場；工友們看到我，大家都停工一下，不過仍然馬上繼續做工；那時候，原告親自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是一個人，跟進辦公室去的；什麼糾結流氓？什麼侵入辦公室？這是事實！原告當時裝得極有禮貌，請我吸雪茄烟，很客氣的與我談話；他問我，能不能夠以後再不到製造廠去？他向我解釋，他的開除我，是不得已的；他說，他是相信我的，相信我是一個很好的工人；他說，他從頭就敬重我，以後願意與我成立很好的友誼，可以私人給我切實的幫助；他說，可以送我一筆錢；就是他想收買我，他更誘惑我出賣我的工友；他嚙嚙嚇嚇的說了許多；到後恐？又嚇我，要我留心，可以避免入獄的痛苦；當時，我就很誠懇的勸告他，於是發生辯論了，他終於因為自己的道理不充足的緣故，倒霏了，翻臉了；他侮辱我，驅逐我，要我立刻離開辦公室，叫我永遠不准再踏進製造廠去；他的口聲，非常不中聽；他的臉色，再難看沒有了；他的獸性，暴露了；我要走了，不免諷刺他幾句，責難他幾句；不料他，小氣得很，跳了起來，提起拳頭，就打過來；他大約以為自己是經理，而我是工人，因此總以為我不至於把我的拳頭回

打過去；他打我三拳，後二拳都打空了；我却要回打三拳給他看看，好像很不好意思，一拳都沒有打空；於是他非常狼狽，十分可憐，又那麼好笑的樣子，退下去了，却向寫字台的抽屜，拿出手鎗來了；正是他想搶劫我的意志！正是他想行凶！我難道讓他搶劫嗎？我難道讓他行凶嗎？這不行！因此我趕快竄上前幾步，奪取他的手鎗了；這是事實！

白朗寧的頭額上，有汗滲出來了。他用袖子揩了一下。繼續的又說起來了：

『法官！原告向我，開了一鎗！不過我總算眼明手快，把他的手一抬，鎗是開到天花板上去的；而我正奪下手鎗的時候，他的走狗，所謂原告的愛犬，恰巧跑來了；他的走狗，自然幫他主人；這一頭畜生，是十分凶猛的；我很清楚，我在手鎗的對面，正救下自己，我如果不打死這一頭畜生，那麼仍然要爲這一頭畜生送命的；我的衣褲，被咬破了；我的手臂與大腿，被咬傷了；幸而要脫險的倒是我；我就開了一鎗，很準，正開在牠的頭上；牠翻到地上了，再也爬不起來了；這是事實！原告毫無廉恥，誣告害人，控訴

的種種，完全出於捏造，與事實不符！法官！這很明白，假如我要搶劫，假如我要行凶，爲什麼不打死人而打死狗？爲什麼打死狗以後，而不打死人？我要打死原告，比打死一頭狗要容易……」

「禁止作聲。」

法官的木斧頭，在敲着公案了，他問問陪審官，陪審官回答：

「不用狡賴。根據偵查文件，尚有證人華特等等證明罪案成立。」

「是！」

不外乎是爲原告所收買的傢伙，在旁聽的人列當中，驕然的無恥的輕輕的送出這麼一個字。我好像腰眼上正被誰搗了一棍，大大的抖了一抖。

「被告白朗寧，聚黨搶劫，行凶確實，殺人未遂，警犬傑克，無辜被殺……被告白朗寧，犯刑法第×××××條，判決五年有期徒刑……」

判決文的大意是如此的。

「法官！原告的證人，華特是他的舅子，另外幾個是他的貼身用人；我的一切，却可以叫×××××製造廠的三千多工人來證明！」

白朗寧忿慨極了，大聲的喊起來了；可是法官馬上頂了他一句：

「禁止作聲。」

我就急急忙忙的站起來了，我也忿慨極了；也大聲的喊起來了：

「法官！我是×××××製造廠的三千多工人的代表！我證明被告的……！」

法官馬上頂了我一句：

「禁止作聲。」

「噓！」

不外乎是爲原告所收買的傢伙，在旁聽的人列當中，却又驕然的無恥的輕輕的對我這麼噓了一下。我又好像腰眼上正被誰搗了一棍，大大的抖了一抖。

說是已經審完了。法官退庭了。我眼睛都冒火了。我望着白朗寧被武裝的警察

押去了！

白朗寧回過頭來，昂了一昂，倒非常的沉着，他向我說：

「林廣，再見！事情沒有這麼糊塗結束的道理！希望大家努力！我個人……再見！」

「哦……；是的，是的……；再見！」

我揮了揮手，揮了起來的手，老半天放不下來。

我混在感到滿足的，爲旁聽而來的人列當中，簡直神經錯亂似的跑出法庭。我從來沒有比這一次更厲害的生過氣。

判決徒刑五年是這樣的！

我敢絕對的說，向目下的這種法庭要求公理，見他媽的鬼，這是不可能的！

我急急忙忙的趕回製造廠去；很晦氣，一進門就碰到經理。

我又不免覺得驚訝的是，經理的警犬，已經有兩頭了！

我帶便的望了一下，這兩頭警犬，比已經打死的傑克，還要粗壯，還要凶猛，還要機敏；經理巡視工場來了，牠們前呼後擁的，豎着頭，鼓着眼睛，尾巴挺直，搖着搖着，倨傲不遜的也跟着來了。

我因為代表了製造廠的三千多工人，到法庭去旁聽的緣故，在下一天被開除了。

與我一起被開除的，還有七個工人。而為經理做證人的，華特那個舅子，不消提了；據說另外幾個他的貼身用人，都有賞，而且加了工錢；不過馬上給大家拖了出來，打了一頓，差一點與警犬傑克一樣的翻到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我們是不是，彷彿棉軟棉軟的麵團？聽憑他揉揉扁搓搓圓？捏捏緊拉拉碎？當然，這不行！所以再下一天開始罷工了！

不過我，沒有等到這一次的鬥爭取得勝利，掉往別的地方去了。在我自然尚未能夠忽然不以為意的，就此丟開了這個再好沒有的對手！就此丟開了這個最能夠

共患難的朋友……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了集團交付下來的使命，不容猶豫的掉往別的地方去了。

「哦，白朗寧！事實沒有這麼糊塗結束的道理；希望大家努力！是的是的……！不過，暫時，哦……！再見！」

戰爭的人們

六月來了。

二萬多退伍軍人，鬧得沸翻盈天的到華盛頓來了。

這裏面有四五千人，是由華爾德帶領的。

他們衝着快要閃出火來的天，踩着快要晒出煙來的路，奔過黃塵滾滾的田野，闖過了許多城市村落。真要命，已經跑了好幾天！

他們有的背上攬着布幕呢毯，有的腰間吊着水壺，有的手上提着包袱。他們的服裝，是不整齊的，是不周全的。還有他們的四肢五官，也是不整齊的，也是不全的！

向西方，望望，太陽，又快要沉下去了！

他們今天總算可以趕到華盛頓了。然而，要趕路的時候，路就很可惡好像變長

了！他們心裏焦躁得很！

他們誰都臭汗淋漓，頭多掉在肩上，腳是一對笨重的鐵錘似的。誰都疲倦透了。在焦躁中，在疲倦中，華爾德振作一下精神，提高喉嚨喊起來了：

『Run! Run! Run! We want living! Run! Run!……』

大家跟着喊起來了：

『跑啊！跑啊！跑啊！我們爲的要求生存！跑啊！跑啊！……』

一邊喊，一邊跑路。自己鼓勵自己，也鼓勵別人。喊聲是苦悶的，是悲壯的。喊聲從最前的隊伍，傳到稍後的隊伍，一直傳下去，傳到最後的隊伍，絡絡續續的拖長數里，震蕩在日暮煩鬱的空間。

他們從前，都打過仗。結果他們認識戰爭了，深深的討厭戰爭了！那種戰爭，害他們上當不小。但是如今，又好像開往火線上去，不過是去參加另外一種意義的戰爭，他們爲的要求生存！

他們覺悟了，從前實在愚蠢！戰爭在歐洲爆發了，打得烏七八糟了；統治者爲的擴張自己的野心，資本家爲的滿足自己慾望，投機份子爲的可以乘機獲利；於是就用爲正義，爲人道，這些儼然冠冕堂皇的名義；又用爲國爭光，熱血的男兒，這些好聽的字眼；來哄騙他們，迷惑他們，送他們去尋死，去參加亘古未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了那邊，狐狸一樣的法國，親愛的英雄，親愛的朋友，那麼甜蜜蜜的招呼他們；別的国家也多在說，只要把壞蛋的德國打倒了，包管大家就有坐享昇平的鴻福了；他們認識不夠，缺乏理性，感情用事；於是，被誘迫着到歐洲戰場去了！他們挺了一個身子，挺了一個腦袋，挺上火線去了！刀是飛快的，亮雪的，機關鎗是格格格格的好像鬼叫，大炮紅篤紅篤的把大地都快要轟翻身了，飛機胡蜂一樣的飛滿天空，唐克車顛狂的爬行，炸彈窮凶極惡的爆裂，毒瓦斯嚇人的漫山遍野，那戰爭，那麼激烈！那麼殘酷！那麼恐怖！可是他們，不能夠退却，沒有法子逃避；蹲着田鷄一樣的跳，伏下去毛蟲一樣爬；於是死的死了無數，傷的傷得更多，焦頭爛額的焦頭爛額了，眼睛耳朵缺少

的缺少了，鼻子嘴巴破的破了，手脚斷的斷了！而他們，總算微倖，還留下了半條性命回來；然而，什麼爲國爭光？什麼熱血的男兒？什麼爲人道？什麼爲正義？到頭再造的和平，所有的鴻福，一點也沒有他們的份兒！他們從前上當不小！不折不扣的做了一批傻瓜！那可詛咒的戰爭！

在他們的頭腦裏，沒有什麼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印象更深刻了！從一千九百十四年起，到一千九百十八年止，首尾大戰五年；各方面動員的人，有六千萬；戰死的人，有八百五十萬；受傷的人，有三千一百萬；被俘虜的人，與被遺失的人，有七百七十萬；直接遭遇大劫的，竟有這麼多的人！各方面所有的城市，村落，工場，鐵路，船塢，以及田地，礦山，油池，森林，糟塌得如何厲害，那要說也說不清楚了！以後，各方面就出現了無數的坟墓，無數的十字架，無數的孤兒，無數的寡婦，無數沒有依靠的老頭，與老太婆；景象極是淒慘，到處都可以聽到哭聲，活着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在追憶他們各自的親愛的死者！再則，以後，說到德國的賠款，一下子規定下來，就是一千三百二

十萬萬金馬克；另外有一百十二萬萬美金，是協約國方面所有的戰債的數目；而美國的宣戰自由公債，是八十二萬萬美金；這又是多麼巨大的幾筆賬目！試問，這又給誰拿走了？做什麼用去了？……別的姑且不論，且說美國的退伍軍人，因為參加第一次的世界大戰，把什麼都丟完了，把什麼都犧牲了，然而現在不僅不能夠安居樂業！而且不能夠供養父母妻子！甚至於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計！真教他們無限的感慨！他們認識戰爭了！深深的討厭戰爭了！那種戰爭，對於他們只有害處，沒有一點好處！然而，他們又好像開到火線上去，去參加另外一種意義的戰爭了，他們爲的要求生存！

他們疲倦透了，焦躁得很；向西方，望望，太陽，已經沉下去了！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一路上，有些燈光了；那邊也許是白宮的燈光吧？反射到天空當中的，比別的地方似乎格外發亮。

他們還得再向前跑去。

們了。

可是不久，在前面，在朦朦朧朧的夜色之下，却有一大隊人馬，正迎上來，攔住他

「怎麼？」

「噯？」

問問看，回答道：

「奉長官命令，不准你們夜間進華盛頓去！」

「哦哦！」

「好豈有此理！」

華爾德跑到了。他很嚴厲的提出質問了：

「不准我們進華盛頓去？這是什麼道理？」

「據說，你們退伍軍人，其中份子複雜，……！」

華爾德又很嚴厲的質問了：

「怎麼？我們並非草寇，又不是土匪！我們堂堂皇皇的，是國家的軍人！怎麼不准進華盛頓去！」

「我們履行長官的命令。」

「我們爲的要求政府履行應盡的義務來了！我們從各處老遠的地方跑來了，我們必須進華盛頓去！」

「不可以！」

「什麼不可以！」

華爾德堅定而又英勇的聳聳肩，回頭就提高喉嚨大喊了：

「我們——預備！」

有了華爾德的指揮，四五百人，一衝衝了過去，長驅直入，終於跑進華盛頓了。

華盛頓的警察所長，接到報告，就是又有四五千退伍軍人，衝了進來的消息。他的心頭一急，面孔脹得豬的尿泡一樣。他好像我們貴國的張天師，急急忙忙的又下

了一道命令，就是立刻臨時特別戒嚴。於是華盛頓的主要街道，交通斷絕了；白宮的大門，緊緊的關住了；大總統的住宅，一重而又一重的防守着了。

情形很嚴重！

在華盛頓，在這京都，如此嚴重的情形，是不大有的！

退伍軍人，先先後後的，從東南西北跑來的，已經有二萬多人。

他們環繞白宮，環繞大總統的住宅，拉起布幕，抖開呢毯，密密扎扎的，就這二處地方，一起住了一萬多人。

他們住下來了。

過了一天，又是一天。

過了六月，七月來了。

他們對政府提出來的要求，沒有解決。政府對他們是否履行應盡的義務，沒有表示。

他們對政府非常忿怒！他們感謝社會各方面的同情的援助；同時，也向社會各方面繼續不斷的控訴，隨後遊行，演講，示威；說不定要暴動了！

政府對他們非常不高興。參議院在武裝保護之下，不得已的開了一次會。隨後通知出來，說就接見總指揮。

領袖之一的華爾德，就是二萬多人的總指揮。

接見了。兩方面，說了這樣一些話：

「華爾德君，參議員，否決救濟退伍軍人案。」

「什麼理由？」

「人太多，數目太大。」

「人太多嗎？我們拚命去打德國的時候，政府就沒有以爲我們人太多！數目太大嗎？那爲我們爭取來的，與一向在我們身上剝削去的，政府就沒有以爲數目太大！參議院，怎麼如此糊里糊塗？怎麼不再仔細思考一番？我們已經不像從前那麼的容

易哄騙，已經不像從前那麼的愚蠢！」

「參議院，有法律根據。」

「我們有要求生存的權利！你們以為我們，活也不必活下去嗎！」

「參議院，另有辦法。」

「什麼辦法？」

「有牌照發給你們。」

「牌照行乞的牌照吧，是不是你們以為我們有了行乞的牌照，就可以活下去吧，是不是請想想看，有錢的人，來來去去，都坐汽車；沒有錢的人，才只有吃虧兩隻腳骨跑路了；教我們向誰行乞……？當年，我們是什麼熱血的男兒，是為正義，為人道，為國爭光，被送到歐洲大戰去的！如今，教我們做行乞的小畢三去！如今，你們是熱血的男兒，你們是為正義，為人道，為國爭光的吧！真教我只有行乞嗎……！」

參議院的參議員，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不過馬上記起自己的立場，記起已經議

決的斷然處置。

『政府命令，限你們二十四小時內，完全退出華盛頓。』

『這倒是真真對付我們的辦法……！』

華爾德，實在氣極了！

華爾德很明白，他動身退出之前，要留心到的是，非提出一個鄭重的申明不可。

『諸位先生，請注意！政府如果採取強暴的手段威脅我們，假使弄出殘酷的結果，那麼我們淌了一滴血，必須向白宮取回一滴血的代價！』

華爾德退出來了。

二萬多退伍軍人，都伸長頸頸，踞着脚尖，正在等候消息。

參議院的參議員，簡直是在胡調！要他們二十四小時內完全退出華盛頓，這樣的命令當然不接受！

二萬多退伍軍人，要求生存的鬥爭，已經到了緊要關頭了！他們不再期待，也不

沮喪，更沒有什麼所謂畏懼，只是愈加忿怒！

過去的事實，他們已經加以檢討；目前的情勢，他們也充分的理解；於是從此以後，……！

戰爭，領教過了，討厭透了，要反對的；不過只有戰爭，才能夠消滅戰爭；爲的社會永久的和平，爲的人類永久的幸福，爲的目前的生存，還得有一次最後的戰爭！

如今來到華盛頓的退伍軍人，仍然是一支有力的軍隊，有二萬多人了；在與他們是敵對的人，好像害瘡疾似的又得發抖了！

算是後記

IK我親愛的朋友：

(上略)

我非常慚愧，煩累你讀到這樣希奇古怪的東西。

你要我另外說一點寫作的心境與經過什麼，這我遲疑不決起來；你會見笑吧？

我對於自己的嘗試並無自信。

一定要說一點，可以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

照烏利雅諾夫的指示：『文學是教養羣衆的武器，是認識現實的工具。』對這多種多樣的武器與工具，我却愛上那最經濟的，最新銳的，最靈便的，運用起來是最直捷了當而且最痛快的。

有些人，於寫作技術上，正在刻意講究的是，精巧的佈局，細膩的描寫，美麗的修辭，微妙的境界，諸如此類；然而，我却在留心到，如何能夠明快一點？如何能夠普遍一點？如何能夠通俗一點？等等。

我於執筆的當時，所以就想到，我是正在為誰寫作？那讀者是怎樣的人們？這答案，是肯定的。我現在譬如一下，我作為一個廚子，要我為養尊處優的閩老，太太，小姐，大少爺，去燒大菜，去做細點心，這我不會，也不願意；我是願意，並且只會，為勞動者的一羣，去燒陽春麵，去煮山芋，去做油條大餅。

其原因，是怎麼的？這我清楚的……；一面則為勞動者的一羣的好奇的慫恿所激勵，於是我來執筆了。勞動者的一羣的鑑賞的程度，自然很差，但是我自己並不高明；所以寫作起來的東西，也只宜於給勞動者的一羣去讀，或者唸給他們去聽；在他們讀了或者聽得是不對勁的話，那我曾經仔細研究，不憚煩麻的加以修改；是改了又改的結果，變成如此稀奇古怪的；那無法修改的是燬去了（燬去了一部分，遺失

的更多了，這第一集中本來可以有四十多篇，此刻所剩餘的很少很少，只有七分之一了。可以說少得有些難爲情了。）

這成績，說老實話，我自己明白，是壞極了。然而，我不怕那有教養的人們的輕蔑與嘲笑，只要勞動者的一羣中還有人歡喜牠，我就心滿意足的要把它保留下來做做紀念。

把握複雜多變的現實……；以新的表現方法適應新的情勢……；也就是內容決定形式……；這些，你都說過了，我覺得很對。我不想多說了。

你是很鼓勵了我的，我極感激能夠再幫助我進步起來嗎？這我懇切的希望着！

（下略）

你親愛的朋友 I G。

